

百泉師友記

徐哲甫

蘇門山上綠樹紅牆

百泉湖中碧波清流

河南省立百泉鄉村師範由河南省立民衆師範學院改制成立，迄今已五十年，兩校均爲汝南李崇武（振雲）先生所創建，始終由他擔任校長，爲國育才，厥功甚偉。明（六十九）年陰曆正月二十五日適逢李校長八秩榮慶，在校校友爲了崇功報德，準備編印一本河南省立百泉鄉師建校五十年紀念專冊，藉爲李校長祝嘏，並將編務委之於我。茲於訪求、徵文之暇，特爲憶寫五十年前往事，信筆瑣記，俱出童心，所爲亦僅當年學校生活點滴，至於百泉鄉師的校史、學制、課業、校風，對河南教育的影響，對國家社會的貢獻等，因另有師長同學撰文介紹，茲不贅述。

山明水秀讀書福地

北伐完成後，我有一個遠房親戚董正國先生，他曾於百泉的村治學院畢業，後來他又在南昌行營的合作人員訓練班受訓，畢業後派到輝縣担任合作社主任。當我在沁陽培元中學畢業那年，他就力勸先伯父要我投考百泉鄉師，並且一再向我讚揚，百泉鄉師不惟有進步的教育制度和完美的教學施設；而且更有名重一時的老師，和特別優良的校風；尤其他對百泉山明水秀的環境，更

具好感，認爲那是讀書求學的最好地方。就在他這樣慫恿鼓勵之下，我和楊維宣、鄭國璽等同學，結伴前往，所幸「一舉得中」，我們都成了泉師的學生。百泉鄉師在省立其他五個高級師範中，每年都是最先招考，本來我還打算再考省立汲縣師範，由於我被百泉的湖光山色所吸引，加以董正國先生的勸阻，便決心註冊入學，在百泉鄉師渡過了最愉快的三年，也奠定了我一生事業的基礎。

百泉鄉師對我來說，實在嘉惠甚多，第一、它沒有暑假和星期例假，每年春節也只准回家半個月，不到燈節就得返校上課，這種勤讀不輟的學制，最爲我們出身農家的家長所歡迎；尤以當時家鄉盜匪橫行，每年春節老人們也不希望我回家過年。記得我在百泉的第一年，非常想家，在陰曆除夕的前一天，我由百泉回到沁陽城裏，父親自趕車接我回家，直至夕陽西下，才過了柏香鎮，距家還有五里，沿途就有荷槍的便衣，究詰盤查，傍晚六時許到了家中，先伯父已在門外等候，暗示我家有客人，不准隨便講話，尤不許詢問客人身分來歷，這時我已經知道事態嚴重，後悔不該回來。進門後客人自學屋（我家客房，因以往用作私塾學館，故名）走出，年約三十歲上下，兩目炯炯有神，且有兩個保鏢相隨，自稱姓杜，名魁五，乃省立沁陽中學畢業，言談頗爲友

好，雖其隱蔽身分，我已知其爲家鄉一帶大盜，飯後他曾大言不慚的說，在我家遠近二十里，保證我不會有事，因之過了大年初一，我就匆匆返校，從此在百泉就讀期間，就未再回家。如果學校放寒暑假，每年回家兩次，會不會遭遇綁架殺害的危險，那就很難說了。

其次我們在校月領公費六元，戰前生活程度不高，百泉的物價更廉，每月伙食僅需三元，除了添購一點衣服和洗衣理髮零用之外，每月平均尚可節餘兩元，在當時我的家境來說，的確減少了很多困難。記得我在入學之初，舅媽曾給我二十五兩重的一塊銀元寶，我一直沒有機會使用，後來還保存了多少年，作爲對她老人家的紀念。尤其我畢業旅行時，途經武漢、京滬、杭州、無錫和蘇州等地，還買了些各地特產和大批書籍，帶回家中，接着我於畢業會考後，又到開封投考財政廳土地陳報指導員訓練班，所有川資膳宿費用，也都是用的公費節餘，現在想起來，國家和學校對我的恩賜，實在太大了。

崇武校長三個戰場

李校長崇武先生，自民國十七年由省立洛陽中學教務主任代理校長起，以迄民國十八年他創建河南省立民衆師範學院和省立百泉鄉師，都由

他擔任校長，到台後他又先後擔任台北縣的三芝、文山和樹林中學校長，現仍任私立龍華工專校長，為國家培植實用的科技人才，而且精神健旺，老而彌堅，我們都自愧弗如。他一生中除於民國四十六年到美國考察進修一年，回國後在教育



常在憶念中

百泉師範學生宿舍之一部

部服務一段時間外，其餘半個多世紀他都擔任各級學校校長，所以同學們見面，一提到他，都稱他老校長而不名。

老校長李崇武先生一生從事教育，對國家社會和他無數的學生，貢獻實在太太太多了，有關他的教育理想，敬業精神，以及他對治學辦事的方法，和待人接物的態度，我在中外雜誌六十六年元月號裏，曾經為文介紹，茲當他八十懸弧之慶，謹再補敘數事，藉以表達我對老校長的崇敬之忱。

老校長常說：他一生無旁務，只是一心一意的辦學，他也不求聞達，只是以辦好學校為樂，以學生的成就為榮。所以這麼多年來他從不自我標榜，也不讓人家對他所表揚，這種默默耕耘，犧牲奉獻的偉大精神，和寧靜淡泊的高尚志節，正是董仲舒所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大儒風範，老校長實當之無愧。

老校長認為一個優良的師資，尤以百泉鄉師學生，不惟要具備豐富的學識，高尚的品德，和忠貞愛國的情操，還要能坐而言起而行；不惟在「三個戰場」中陶冶磨練，都能出人頭地，獲得成就，而且還要能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這就是實踐先總統 蔣公的力行哲學和文武兼資，術德並重的革命愛國教育訓示之具體表現。所謂「三個戰場」，就是指的考場、會場和操場，因為考場在競「智」，會場在競「謀」，操場在競「技」，那時正當「九一八」事變以後，國家正在安內攘外，準備抗敵禦侮，老校長把考場、會場、操場比作戰場，就是要我們充實學識智能，熟練會

議經驗，和鍛鍊強健體魄，以為抗戰建國，對敵鬥爭來作充份的準備。所以在他的督促，和全體老師的教導之下，我們在考場上沒有令他失望，譬如戰前全省高級師範舉行了四次畢業會考，我們學校就得了三次第一，一次第二。民國二十四年的普通考試，應屆畢業的吳法軍、冀光昌和王禹仔三個同學下場，結果他們各在衛生、建設和教育行政部門，都分別拔了頭彩，固然知識學問，並不一定求之於考場，但如果沒有真才實學，也絕不可能有好的考試成績。再就「會場」來說，百泉鄉師在一星期當中，總要利用晚上自修時間，來舉行討論會、講演會、辯論會和座談會各一次，會議全由學生自己輪流主持，由生活導師出席指導，每月還要舉行班際比賽各一次，老校長只要在學校，他都要巡迴參加，親自講評，所以每個同學對於民權初步，會議規範，都莫不耳熟能詳。到了實習時，派在各實驗區的同學，無論從事鄉村教育、民衆組訓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等，也都能得心應手，深得地方人士好評，所謂會場競謀，當時已收到效果，至於操場競技，老校長更是重視，他自己特別嗜好籃球足球，每天在學生課外活動時，他差不多都要汗流浹背的和同學們一齊運動，而且還要拉着老師們參加。記得民國二十四年我們學校代表河南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區參加全省運動會，幾乎囊括了球類和田徑賽的全部金牌，那年華北和全國運動會的預選，我們的選手也有多人入選。當年我們的長跑健將吳子華學長現在也在台北，他對這些掌故，一定有專文介紹，勿庸我來辭費。

操場競技還不止於體育，特別是軍訓，老校長責成尤嚴，因為百泉鄉師有一個校警隊，編裝均為省府核准，每個學生由基本教練到班排教練，都按照規定嚴格實施，無論學術科和行軍對陣的研究演練，一點也不含糊，因之後來抗戰軍興，有許多同學都駕輕就熟參加了抗戰行列，這都是老校長高瞻遠眺，為國儲才的崇高理想有以致之。

老校長多才多藝，至性至情，由下面兩事可以說明：(一)百泉因係風景區，環境單純，沒有戲院和電影院，因之老校長倡組各種戲曲研究社，如梆子、曲子、平劇等，差不多每月都要公演一次，每次演出河南梆子他都要粉墨登場，扮演老生主角，而且有板有眼，唱做俱佳。在另一方面，偶而老師缺課，尤其是英文、黨義、史地等課，只要他在學校，拿着教鞭就來代課，我當時曾暗對同學們說：「我們校長是雜貨店老闆，缺啥補啥」，大家都含笑點頭，表示同意。(二)他對老師和同學具有特別的愛心，遇到我們有了病痛，他總要三番兩次的加以慰問，並囑學校附設的鄉村醫院悉心照護，使大家得到無上的溫暖。在我記憶裏，從未見到他對學生、同事、朋友、家人疾言厲色，發過脾氣，這種愛心，和與人為善的寬容大度，俱出自於至性至情和高深的修養工夫，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飲水思源恩師羣像

四十多年的歲月，不能算短，但師恩難忘，有些老師至今還留有很深刻的印象，令我懷念不已！

博物學大師黃以仁博士 黃博士是遜清末科進士，後來又出國留學得了博士學位，曾參與博物大詞典的編纂工作，教我們博物。那時他已六十餘歲，登山涉水，領導我們採集動植物標本，健步如飛，毫無倦容。我們常常想為難他，故意拿些不知名的花草和稀奇的昆蟲向他問長問短，他不惟不以為忤，反而一本正經的指出它們的學名、俗名、類別、屬性和產地等，不假思索，如數家珍。他也是一個大自然的保護者，強調大自然和諧依存的重要，反對物競天擇的論調，老博士那時隻身在百泉任教，把我們都當作他的子女，撫慰有加，其敦厚仁慈，和藹可親之學人風範，已永遠烙印在我們心裏。

富於書卷氣的吳克剛教授 吳老師是留法的經濟學博士，他教我們經濟、合作等課程，因為他的學識淵博，一開口就一瀉千里，不能自己，但在某個問題講完以後，他總要提綱挈領，告訴我們全篇大意。我們常說他的教學方法，是歸納法，只要我們能認真聽講，自會受用無窮。吳老師的書房，我們都去看過，真是滿坑滿谷，算得上汗牛充棟，他每天課餘都埋頭於書堆之中，自得其樂。吳老師來台後曾任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甚久，現仍在中興大學法商學院任教。前年聽說他常登山健行，有一次由師大教授張易先生相約，與吳子華、于華亭同學等跟他一齊爬了一次山，並在淡水吃了海鮮，他除了稍微有點發福和多幾根白髮以外，好像並沒有什麼改變。但願他松柏長青，永遠健康，好讓我們隨時向他請益。

口若懸河的毛起鵷老師 毛老師曾在國內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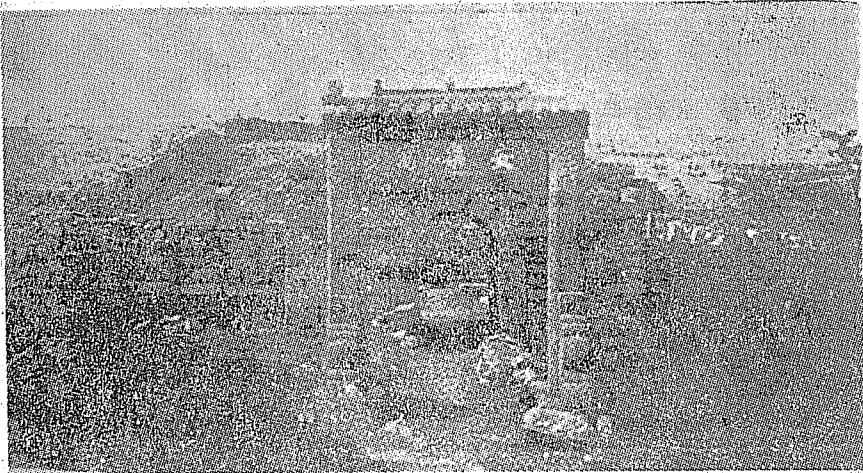
多有名的大學執教，他被禮聘到百泉鄉師教我們政治學和社會學。上課時從不拿課本，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並且在黑板上寫得一手好字，一面口講，一面手寫，使我們耳目應接不暇，但因他善於舉例，態度幽默，能把各種政治理論、制度以及複雜的社會問題，深入淺出，化繁為簡，所以每次上課我們都聽得津津有味，常常覺得時間不夠。毛老師短小精幹，亦莊亦諧，課餘常被同學包圍暢談天下事，一幅師生論道的快樂畫面，今記憶猶新，他的弟弟毛起鵬先生，現任我國駐瓜地馬拉國大使，曾與我在國防研究院十二期一齊受訓，他對毛老師陷入鐵幕後情況，也一無所知，遙念恩師，不禁泫然！

以身殉國博古通今

尙振聲老師以身殉國 尙老師河南羅山人，曾畢業於河南留美學堂及黃埔軍校六期，在百泉鄉師先後擔任訓導主任及社會科學系主任，歷時五年，平時教學不厭，誨人不倦，遇事則推理析疑，排難解紛，師生靡不折服，惟其參加復興社工作，為革命事業秘密播種，則鮮有人知。抗戰前夕尙老師被派為軍統局南京區副區長，後南京淪陷，仍就地潛伏，與敵周旋。民國二十九年秋，因工作同志被捕，尙老師株連入獄，羈押數月，受盡敵偽折磨，後於民國三十年四月經營救獲釋，復被軍統局派為南京準備區長，積極策動偽軍反正，準備一舉殲滅汪逆精衛等渠魁，借以事機不密，於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再度為敵偽所執，並於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遇害！死時敵偽曾迫其東向而跪，尙老師誓死不屈，反向西直立，並抗

聲言曰：

「吾為中華愛國男兒、革命志士，吾膝義不屈敵寇漢奸，語畢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卒被敵偽亂槍射擊，體無完膚



百泉風景名勝之一宋邵康節先生安樂窩古跡。

，死事之烈，有如此者！由於尚老師平時教誨薰陶，同學中後多參加軍統局工作，以繼其志。

李丞庠先生博古通今 李先生為百泉鄉師的實驗研究部主任，博古通今，滿腹經綸，尤擅詩詞駢對及應用文學，所著燈謎考證最為膾炙人口。講書時引經據典，言必有據，年紀雖輕，儼若老儒，由於他是四川人，辯才無礙，所以一個工作繁忙、業務龐雜的實驗部，在他主持下，無論各個實驗區的行政指導、經費支援，和輝縣各級行政組織的協調連繫，他都能折衝樽俎，游刃有餘；而於各實驗學校的實習計畫之策定，人員之選派，工作之督導考核，更是周詳縝密、公正廉明，為學校建立不少宏規，也是老校長李崇武先生的得力助手。

李瑞安先生道貌岸然 李瑞安先生是我們的教導主任，還教我們教育概論和教育心理等課程，認真負責，嚴肅不苟，因為他是回教徒，平時很少應酬，全副精力都用於教書和學校行政方面。他的夫人是河大畢業，封翁也住在百泉，家庭非常美滿。李老師不苟言笑，道貌岸然，同學們都對他格外敬畏，他反對男女同學合校，所以百泉鄉師從第三屆開始，就停止招收女生。我從入學到畢業，都參加他的生活導師那一個組，對他的學問道德，和立身處世的嘉言懿行，感受至深，他對我也非常愛護，有一次我限于華亭學長開個玩笑，說他和女同學張秋榮在圖書館談戀愛，不料被一個樊同學渲染傳播，使華亭兄大為光火，向瑞安先生告我一狀，結果在生活指導組開會時，瑞安先生僅僅告誡我不要隨便講話，並向華

亭兄及秋榮學姊道歉了事，老實說我對秋榮學姊也有點喜歡，才發生了這檔子事，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幼稚可笑。總之瑞安先生教學認真，做事負責，生活嚴肅，一絲不苟，尤其他那種外表莊嚴，內心充滿仁慈的忠厚長者，使我永遠不能忘懷，而今他身陷鐵幕，生死未卜，以他那種耿介性格，其下場如何，真是不敢想像！

平民教育允文允武

平民教育家全菊圃先生 全先生和晏陽初先生等一樣，都是獻身於平民教育，鏗而不捨的鬥士，他認為我國的積弱，貧和愚才是病根，所以他要先來治「愚」。治愚的根本之圖，固然要靠正常的教育，但學齡以外的成年人，也都是國家社會的支柱，必須先要施以教育，才能把建國工作加速推進，這就是他提倡平民教育的主要目的。他教我們民眾教育和社教等課程，除在課堂授課外，常僕僕於各實驗區推行社教工作，不遺餘力，因為他一身平民打扮，態度誠懇，所以民眾均樂與接近，這種熱愛社教，親身傳道的精神，實在值得推崇，並加以宏揚。

敢於建言的孫慶基老師 孫老師教我們史地。在地理方面，他偏重人文地理，他認為自然地理大家在中學已經學過不少，應該多在實用方面下功夫。在歷史方面，他認為應該鑑古以知今，不應光在浩瀚的史蹟中打轉，所以他對邊疆地要，土地開發利用，以及歷代興亡盛衰，時政得失常常加以評論，提出建言，我們對他的直陳敢諫，都非常敬佩。也有同學暗地稱他為「大炮老師」，其實這才是書生報國的本色，並非無的放矢

。他隻身在校，喜網球、標槍諸運動，課餘常出沒於操場中，跟同學一起鍛鍊身體，他的俊秀容貌，魁梧身體，和他的充沛活力，至今猶有深刻印象。

桃李滿天下的林仲達教授 林老師教我「兒童心理學」當時他在別的班級選開有那些課程，我已記不清楚。他瘦瘦身材，服裝整潔，非常洒脱，一上課就講，往往一連兩三節，不休息不喝茶，於對兒童的發育成長過程，各時期的心理狀況反應，以及如何輔導其學習，如何培養其品德等，他都有獨到的見解和發明。來台後他一直在師大教書，後來聽說又到香港任教，多年來始終沒有機會和他碰面，現在情形如何也不得而知。

對我影響最大的李海邦將軍：李老師字晏生，雲南講武堂畢業，是我們軍訓教官，書讀得最好，對書法更有功夫，是一位儒將。由於老校長的鼎力支持，軍事上的學術科他都能嚴格實施，貫徹執行。

民國二十七年冬，我應魯山縣長熊鴻昭先生之請，在縣府工作，不久在河南省訓團見到李老師，三言兩語他就把我調到他的大隊部，幫他辦理事務文書等業務，並且視為心腹。那時他在省訓團負責兵役督練員訓練班班務，還要我帶職受訓，取得軍籍。二十八年年初，他奉調河南軍管區並與廖卜將軍籌組豫西義勇壯丁集訓總隊，我又隨他到了洛陽，旋因總隊部遷往臨汝，開始集訓，我也同往，出發那天我們乘了一部大敞車，剛出洛陽五華里左右，就發生了車禍，車身向路右翻倒，我被擲出車外，跌倒在田裏，李老師困在司

機台前座，車翻後被關在裏面，等我醒來後，才把門打開，先把司機拖出，然後把李老師救起。說也奇怪，那次車禍，當場死了六人，輕重傷十餘人，而我居然沒受一點傷，李老師僅僅右耳擦破一點，真是僥倖得很。我們到了臨汝沒多久，李老師就告訴我說：「我原先想保你到軍校高教班受訓，現在我已推荐你參加軍統局工作，以你的忠勤和學能，我想你一定會有機會發展，不致使我失望的」。這時我除了由衷感激，兩眼噙淚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李老師也眼眶潤濕，把我送出門外，從此我的工作調動頻繁，只跟他通過兩次信，再也沒見過面。像李老師這樣默默的照顧他的學生，使他的學生受惠終生，求之古人，亦不多見。現在他陷入鐵幕，大恩難報，每憶音容，猶不禁淚濕衣襟也！

童年舊事鬼火焐焐

我們的理化老師耿慰佛先生，嗓門很大，咬字清楚，對於他的課程本來艱澀難懂，但他能就近取譬，使我們都欣然聽講，毫不感覺枯燥。一次某同學在上課時放了個屁，大家正在暗笑時，我忘記了自己身份，竟問耿老師的化學成份，耿老師也笑了，他說：「屁者五穀雜糧之氣也，在別人來說，是由肛門泄出的臭氣，在你來說，放出來的可能就是O₂」。耿老師說罷，引得哄堂大笑，使我優立良久。又有一次講到燐火，我又問耿老師說：「在我們村西的水東村，有一個文昌閣，每到秋冬之交，夜深人靜時，就有一盞鬼燈（火）循着一定路線先到我們村的西頭小廟，繞了一匝，然後就變成兩個鬼燈，冉冉而行，回到我們村的

西北宜作村的一座墳地，一圈一圈的繞轉，鬼燈越轉越多，大約半個小時，才會煙消雲散。如果說是燐遇空氣氧化發光而成燐火，為什麼要在秋冬之交才有燐火，平時何以沒有？如果說是燐火遇風循行，又為什麼每天都有一定的路線？而且由一而二，越變越多，這又是何故？請耿老師給我解疑釋惑」。我說罷後，耿老師要我坐下，接着他說：「徐同學的故事編得很好，很多小說都把一個成功人物和神話連在一起，我想徐同學的質地，將來一定會出名，說不定那個人就是徐同學。不過科學還要求證，有機會讓我們都去欣賞一下，徐同學少不得還要破費招待呢」。耿老師一番妙語，又使我窘得無地自容，其實我說的真是親眼所見，不過不應該公開提出討論罷了，這都是兒時頑皮好奇，我想耿老師是不會怪我的。

我沒有欺學頭腦，數字觀念模糊，到現在我還不會數鈔票，不要說理財了，因之在學校時什麼大代數、幾何、三角、微積分等，聽到就要頭疼。我們數學老師賈松梅先生，總認為我是偷懶，不肯用心，常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替我補習，害得我舌敝唇焦，我則興趣索然，結果每次習題，差不多都是賈老師替我作好，使我「坐享其成」。日子久了，我當然有些進步，但我始終抱定「及格主義」，不求精進，遇到難題，還嬉皮笑臉要求賈老師為我演算，認為賈老師老實可「欺」。其實他是在潛移默化，想要我「頑石點頭」，現在恩師何在？想對他點頭悔過，也負荆無門了？

蠍螫之痛戲曲之樂

百泉的蘇門山就矗立在我們學校後面，蒼松翠柏，非常清秀，邵康節先生的安樂窩和餓夫墓等名勝古蹟，不計其數，課餘同學們常三三兩兩上山，在樹蔭下讀書。一次我在山上被蠍子把右手螫了一下，疼痛難忍，立即下山到我們學校附設的鄉村醫院就診，恰好遇到周曉東老師，她是鄉村醫院院長張愛棠老師的夫人，她一面教我們生理衛生，一面在醫院當大夫，當她見到我痛苦的样子，就立即替我打針止痛，並用阿母尼亞洗滌傷處，而且給我一杯牛奶，異常親切，因之隔幾天我就想到醫院去看她。有一回我因游泳時左耳灌水發炎，又到醫院請求周老師治療，她仍舊親自替我洗滌擦藥，但這一次她大異往昔，用力揪住我的耳朵，使我疼得掉淚，好久她才放手，並說：「小鬼，誰教你貪嘴，每次都來誑我的糖和牛奶，這次給你一點苦頭，看你還敢不敢來。」說罷，莞爾一笑，我也不敢再去貪嘴了。民國三十三年我在西安遇到張愛棠、周曉東兩位老師，他們夫婦同在大同醫院工作，談起這段往事，大家都忍俊不禁大笑。

又有一次學校舉行同樂晚會，由師生合演河南梆子，劇名「抄臨穎」，我飾演一個武將，其中有一折對打戲，輪到我跟校警隊長郭得心老師比劃時，我踢出一腳，因為用力過猛，把郭老師當場踢倒在地，半天爬不起來，只好暫時落幕，休息十分鐘。到了後台，郭老師狠狠瞪我一眼，連說：「誰要你假戲真做，要不是我閃躲得快，不被你踢死才怪！」

以上這些趣事，都是四十多年以前，童年無

知的頑皮插曲，不足為訓，但為保存一點赤子之心，我還是據實寫出，俾在學校生活中留下一些溫馨的回憶。

作了教育界的逃兵

我雖然受過師範教育，但沒有當過老師，事情是這樣的：

我在百泉鄉師實習時，是派在輝縣卓水鄉的實驗小學，那是百泉鄉師附設八個鄉村實小的其中之一。我報到後沒有多久，就碰上江蘇無錫教育學院師生觀摩團來校參觀，學校指定我擔任三、四年級複式教學，而且要用「設計教學法」。事前我已按照規定把教案寫好，印發給無錫教育學院觀摩團的每一團員，上課時因為參觀的人數甚多，本來我就有點緊張，不料一開始就被一個學生給我弄砸了。記得那天三年級講的是「稻」，依照「設計教學法」首先是「引起動機」；其次是「決定目的」等等，所謂「引起動機」，就是要引起學生學習本課的興趣，不作與灌注直入，因之我就發問：「大家吃過早飯沒有？吃的什麼？」那個學生馬上站起來說：「吃過了，吃的是糊塗（按即河南人慣吃的麵糊粥）」。我又問：「那麼中午你們吃什麼呢？」那個學生又首先答話，他說：「中午我們吃麵條」，我又問：「晚飯呢？」他又爭先的說：「晚飯我們還是吃糊塗飯」。這時我已經知道他跟我搗亂，要他坐下來，我再問別的同學說：「你們如果有客人來，都是拿什麼招待呢？」他一面搶先站起，不讓別人答覆，一面並說：「老師，你不要問了，我們總不會說吃大米飯的」。大米飯就是稻米做成的乾飯

，本來卓水、稻田兩個鄉大半是水田，盛產稻子，平時村民早飯吃大米稀飯，中午或下午吃大米乾飯並不稀奇，但那個學生知道我要他們說出「大米」兩字，以便引起「稻」的種種，好開始本課的研究，所以他才故意搗亂，使我難堪。然而他在最後一句答話裏，還是把「大米」兩字說出來了，這時我便抓緊機會勉強把三年級的半堂課上完，下半堂輪到四年級非常順利，總算結束了最艱難的一課。

過了三天，那個學生打了別個同學，恰巧告到我那裏，我並非「公報私仇」，只想嚇唬他一下，拿起手板還未打下，他便極力掙脫，因為他用力過猛，一下子使他的手腕脫臼，叫哭連天，幸虧老校工懂得接骨療傷，立即給他接上，我以為沒有事了，誰知道第二天早起，他的媽媽氣沖沖的帶他來校找我，吵鬧不休，害得實小校長介景福先生調停半天才算了事。後來校董們知道了，還一齊前來，向介校長和我表示歉意，要我不計較，使我更加愧咎難過。因之我畢業時原決定受聘擔任我們縣立二小校長，經過這次事件後，我便毅然寫信告訴鄉紳王際三先生，辭退了聘約，不再教書，從此我也就成了教育界的一個逃兵了。

走筆至此，使我又想起百泉鄉師的一些恩師，如國文老師吳雪帆、安××，農業老師宋紫雲（兼農場主任）皇甫××以及體育、國術、美工、音樂等數不盡的老師，他們無一不是具有極大的耐心和愛心，使我們沐浴於春風化雨之中，反躬自問，真是慚愧無地，愧對他們。